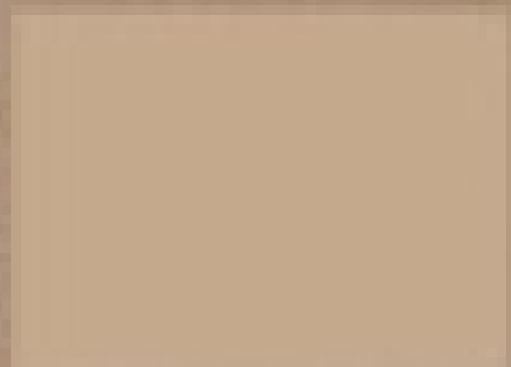


欽

三
國
志

魏
志
卷
七
之
十
三



魏志卷七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漢陳 壽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喜裴松之注

呂布

張邈陳登

臧洪陳容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膽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

崩原將兵詣洛陽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嚴略有武勇善騎射為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

與何進謀誅諸黃門

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

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過

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急不思難營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

詩曰無拳

無勇職為亂附注拳力也

為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

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

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

語在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

紹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

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踰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

布不能拒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

臣松之案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二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聞不及六旬將數百騎出

武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爲術報讐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

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

破燕軍而求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爲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

露布走河內

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爲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僞

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

與張楊合紹令眾追之皆畏布莫敢逼

近者英雄記曰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僞汜購募共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

賣布可極得汜僞爵竈楊於是外許汜僞內實保護布汜僞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爲潁川太守

張邈字孟卓字季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

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既爲盟

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

自相危也邈知之袁德亦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

呂布之擒袁術從曹操也邈謂則把手共奮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糾爲紹擊己也心不自安興平元

年太祖復征謙遜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遜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

崩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

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其牧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從橫之一時也遜從之太祖

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眾東迎布爲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爲太祖守太祖引

軍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

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董卓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

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遜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

及其家遜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爲其兵所殺獻帝春秋曰袁術讀稱尊號遜謂術曰漢據人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上席出則爲衆

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堪其高景不能回其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忒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

皆禍將流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手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爲孤糟不可得

也按本傳遜詣術未至而死備東擊而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英雄記曰布初

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

其頭首爲術掃滅警恥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

所拒破流離奔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而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

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

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路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佗所乏少大小唯命

布得書大喜遂遣下邳典農曰元休名尙京兆人也尙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尙獻

帝初爲徐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尙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尙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尙無屈意術亦不敢也建安初尙逃還爲術所害其後尙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尙忠烈爲之咨嗟詔口官用祭子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陽許耽夜遣司馬章詎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陽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躍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陽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陽兵悉閉門內布兵布於門上平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詎聽事閤外同聲大呼攻閤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閤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閤將軍有所聞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卽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和萌一臂順劓萌首牀與性送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弟以此問性害呂將軍大將有裨不可擊也不意萌止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讓布并求迎婦備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爲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

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令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恐術初不喜受也女已在途

追還絕婚械送韓廣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

并令奉章謝恩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蓄積不能自威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爲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慰勞布說起迎

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

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

州進退未敢自當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

命爲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爲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

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

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

并以一好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

其情也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衆以

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

卿父子並顯重爲卿所賣耳卿爲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爲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

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

力共擊術軍軍資所有悉許還奉於是還奉從之勳大破敗九州春秋載布與還奉書曰二將軍拔大纛

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還奉得書即廻計從布布進軍去勳等營百步還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皆殺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英雄記曰布後又與還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為瑯琊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布殺卓來蕭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鵠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臧賈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長布引還抄建安三年布復叛為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

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遣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

其計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盛著泗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裨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

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

與我女理自當散何為復來相聞邪汜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繆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

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願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願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如何自立乎願

將軍繇計之無爲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雖得寵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爲勢於外宮將餘衆閉守城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爲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金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爲將軍妻哉布乃止

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薨園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續縛陳宮將其衆降

九州春秋曰初布騎將侯成遣客收

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間蒙將軍恩遂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土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去衆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園下邳成遂領衆降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

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

丁建陽及董卓師乎太祖領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

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歸何

以爲厚布默然獻帝春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關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爲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手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勁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

英雄記曰順爲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每所

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順

所親兵以與續屬當攻戰故令太祖之爲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

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有餘

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如何宮曰爲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

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

後太祖待其家皆厚於初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犄角呂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

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

欲言非此君爲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盛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

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

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

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這次難得比

也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

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著有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爲典農校尉乃巡土

田之宜蠲墾觀之利稅稍豐積粟使到許太祖以登爲廣陵太守令陰合衆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實

司威儀宜布撫賊薛州之衆萬有餘戶東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

通到下邳登車都兵爲軍先驅將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過國日
急布刺盡張弘備爲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
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衆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
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羈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吾馬文淵之在斯
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渴除凶慝何逃寇之爲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
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登寂若無人登乘城望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
器昧爽開南門引軍詣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無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
棄船逃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
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東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
衆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爲東城太守廣置吏民佩其恩德其拔郡降登老
弱綴負而退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手孫權遂跨有江
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爲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曼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

謝承漢書曰曼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爲漢良吏初從徐州

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三府舉能遷曼
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曼具答言
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
獸異物各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曼轉
拜長水校尉
終太原太守 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爲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爲萬長東萊劉繇下

邑長東海王朗萬長洪卽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
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尙全
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大之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

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

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卽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

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檠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

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伯

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

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

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

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過幽冀二州交兵使

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

爲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爲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

曹一公與卓將戰於滎陽敗績黃巾遂屠屠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尙利戰士尙衆而耳目偵邏不設

恐勳之言至望寇奔奔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九江河合賊不得渡禍蘄羣神求用兵

必利誓銘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其精諱于雲出則泚亂命不可知州遂罷條悉爲邱墟也洪在

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衆

人以爲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者但恐見

禁制不相及遠耳洪聞之果徒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
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津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
關相思發於寐寤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遇此辱雅
現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卽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
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敵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
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
計長短辯論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
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付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
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盛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
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
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將

鳳凰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

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主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

晝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收

人登春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

乾隆四年校刊

卷七

六

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哺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驥即主人得地然後但以

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臣松之曰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讓使讓冀州

然觀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

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

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

臣松之曰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

與故虎牙將軍劉勳嘗共造兵動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勳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

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

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羣

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

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

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

不肯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

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

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荀區區於懷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

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

華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蓄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旆還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與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疆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啟內廚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歟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

以立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

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執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己用乃殺之

徐衆三國

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沛亂而逸超擅立布爲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爲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爲怨讐爲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釁效死於超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

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

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

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儻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

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道司

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隴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士不立惜哉

魏志卷七考證

呂布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爲主簿○何焯曰爲騎都尉上當更有一原字張邈勳大破敗注造策者非布先唱也○造策元本作告策

又注霸畏布引還抄暴○何焯曰疑作畏布抄暴衍引還二字

布遣人求救于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臣明楷按此二句應作布遣人求救于術自將千餘騎出

戰下術字疑衍

然後葬之注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監本鬪誤作闕今改正

臧洪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後漢書作紹憚其能

不蒙虧除注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監本訛作劉勳今改正